

戎马王蒙

方蕤 著

名人之侣丛书

广西教育出版社



王蒙常常喜欢把我们的爱比作大海。他说深深的海洋，深邃辽阔无边；蕴含着无穷无尽的能量和宝藏；它无休止地运动着，有着无限的生命力、持久力……他喜爱大海，做了许多海的梦……

而我也更喜欢大海中势不可挡的源源而来的滚滚海涛，以及那激扬起的飞溅着的耀眼的浪花！

有人说那浪花不过是昙花一现，过眼烟云，但是你不能忘记，激扬腾起的浪花，不正是由深深的海洋托举起来的吗？

王蒙常常感慨地说：我这一生没有什么憾事，人间没有比爱情和文学的成功更令人骄傲的了，我是一个幸运者。

方蕤 著

名人之侶丛书

广西教育出版社

我与王蒙



MINGREN ZHI Lü CONGSHU

名人之侣丛书

WO YU WANG MENG

我与王蒙

方 蕤 著

☆

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

南宁市鲤湾路8号

邮政编码:530022 电话:5850219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南宁华侨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 880×1230 1/32 5.5印张 插页6 166千字

1998年5月第1版 1998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—10 000册

ISBN 7-5435-2701-4/I·201 定价:9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本厂联系调换。

9/13

目 录

他没有童年	1
是『萌』还是『猛』？	1
小小的年纪，他承受得了吗？	2
『掌柜的，您的这个棺材多少钱？』	3
『活动画』惹来的……	4
华老师，你在哪儿？	6
弦——柱思华年	12
跳 级	12
好事多磨	14
永恒的主题	16

● 我们团聚了	48
● 第二个儿子	46
● 初为人父	45
● 《我又梦见了你》	44
● 初为人母	43
他和孩子们	42
● 西出阳关	33
● 界限清还是不清？	27
● 初恋	22
风雨同舟四十年	22

● 天山脚下乐天伦	48
● 我们的小女儿	50
● 一个哈密瓜	52
● 我怎样完成王蒙的任务	53
● 也还是个好父亲	54
● 女儿在新疆	56
● 女儿的福气	57
王蒙其人	60
● 如果他学数学……	60
● 说说王蒙的吃文化	61

● 语言与日常生活	● 在国外	● 学英语	● 方言	● 家乡话	● 我们的话说不完	● 勤俭与慷慨	● 《选择的历程》	● 游泳记趣	● 心系自然与教条主义
-----------	-------	-------	------	-------	-----------	---------	-----------	--------	-------------

80	79	77	75	73	73	70	69	66	65
----	----	----	----	----	----	----	----	----	----

● 友情难忘	● 自在与天真	● 关于『方蕤』	● 家	● 北京——新疆	● 我自己	我们	● 交流无止境	● 共享佳作	● 语言的节制
--------	---------	----------	-----	----------	-------	-----------	---------	--------	---------

99	98	96	95	94	91	91	87	85	83
----	----	----	----	----	----	----	----	----	----

● 教条主义	● 跳绳和羽毛球	● 好心肠	● 聊天	● 音乐茶座	● 听戏	● 打麻将	● 玩电脑	● 生活的小浪花	● 大道无术
--------	----------	-------	------	--------	------	-------	-------	----------	--------

120	119	117	115	113	112	110	107	107	103
-----	-----	-----	-----	-----	-----	-----	-----	-----	-----

● 樱花 的风格	● 同游 东瀛	● 王蒙 老矣？	王蒙 的花甲之年	一 天	一 百 一	大海 不问 你是 谁	● 旧地 重游	● 谁是 财政 部长	● 一次 惊险 的游 戏
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	--------	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149	147	146	146	137	132	126	123	122	121
-----	-----	-----	-----	-----	-----	-----	-----	-----	-----

跋	深深的海洋	◎ 本命年	◎ 他的生日
---	-------	-------	--------

167	158	154	152
-----	-----	-----	-----

王蒙曾这样说：“我平生最得意的两件事，一是爱情的成功；二是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。”

他没有童年

是“萌”还是“猛”？

“王蒙”的“蒙”字，按说应读作第二声，其实与他常打交道的人，大多把“蒙”读成第三声。在我跟他初识时，他自我介绍说：我就叫“蒙古”那个“蒙”。

近十几年，他成了新闻人物，有一次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问他：“到底读‘萌’还是读‘猛’呢？”王蒙想了一想，便郑重宣布应该读“萌”，这样也可以与军方的王猛同志区分开来。从此，正式场合他的“蒙”就一定是第二声了。然而，某些时候，他自己也仍然自称第三声的“蒙”。

后来他透露，他的名字，是他的父亲王锦第的北大同学何其芳先生给他取的。

1934年10月15日，甲戌年农历九月初八，夕阳落

山的时候,一个婴儿“哇哇”放声哭啼着降临到人间。

当时,他的年轻的父亲正热衷于研讨哲学,而何其芳先生在研究法国文学,何先生说:“给你的儿子取名叫‘阿蒙’吧!”这是从小仲马的名作《茶花女》中获得的灵感,此书的男主角的名字现译阿芒;阿芒、阿蒙,只是译法的不同。王蒙的父亲一听,就连声叫好,只是说不要那个“阿”字了——认为那是南方人的习惯,给孩子起什么“阿猫”、“阿狗”的名字,北方人听着太别扭了——于是确定了起单名“蒙”字。

但是这又与古人撞了车:和王蒙同名的,有元朝的大画家王蒙——我们曾在台北的“故宫博物院”,见过此人的山水画精品——以至于有一位知名度颇高的编辑,当看到一篇文章提到王蒙对于山水画的贡献时,大为恼火,竟然问下属:“怎么王蒙又把手伸到美术界来了?”当别人解释是元朝的同名人时,他还坚持“要查一查”云云。

另一位与之谐音者是前国家体委主任、广州军区政委王猛。而且巧的是,这位王猛也是沧州地区的人,原籍盐山,而王蒙的原籍是南皮,两地相距不远,口音也接近,两人时常闹出笑话。王蒙到某地参观,接待者一口一个“王政委”地叫,弄得王蒙尴尬至极,赶紧声明自己不是政委。当王蒙向王猛说起此事时,王猛“哈哈”大笑,说:“那又怎么样,我走到哪里还常常有人问我有什么新作品呢!”

小小的年纪,他承受得了吗?

一颗幼稚的心灵,一对善良而恐慌的眼睛,望着妈妈说:“你不要哭,等我长大后,挣了钱给你。”一会儿,他又在寻找爸爸:“爸爸呢?爸爸哪儿去了?”一只手伸过来捂住他的小嘴,说:“别出声,不许你见他。”此刻,妈妈早已把孩子藏了起来。

堂姐自幼跟三叔(王蒙的父亲)好,她跑过去,把小手拢成一个小喇叭,罩着三叔的耳朵,悄声说:“他们都在家,藏起来了。”父亲手里托着巧克力,却找不到孩子。

他坐在一把褪了色的旧藤椅上，吸着烟，不知什么时候，屋门被反扣上了，他推也推不开。此时他高声地喊叫：“快把门开开！”但那是徒劳的，喊到天黑，也不会有人理睬的。五岁的王蒙在门外，拨开一道门的缝隙往里看，只见爸爸像一头愤怒的雄狮，不停地来回走动；一会儿又坐在那张藤椅上，一根接着一根地点着烟，吸进去，又吐出来，一团团的黑烟弥漫在空中。他想叫一声“爸爸”，又怕妈妈不高兴，他幼小的心灵上蒙着一层解不开的迷雾。

幼年的王蒙，生活在一个不幸的家庭里。家里的纠纷，父母的不和，源于文化素质、生活情趣、新旧观念、待人接物……反正说不清的差异，令夫妻关系恶化到水火不相容的境地。再加之家庭成员组成的畸形：他的外祖母、母亲、姨母组成联盟，和他那单枪匹马的父亲抗衡。有一回，他的父亲从外面回家，正从院中往室内方向走来，迎接他的是一盆才出锅的热绿豆汤，从室内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倾盆泼出。无疑，这种惊心动魄的残酷事实，在王蒙幼小的心灵上，深深地打上了不可磨灭的烙印。我跟他相识以来，他从不轻易说起这些，而每每说到这种话题时，他很痛苦，我也非常为他难过。小小年纪的王蒙，怎能承受得了这么大的苦难！那时我想，如果将来我们建立了家庭，一定会和睦相处，是温馨的，光彩照人的。“会有一个幸福的家的，我会做到的！”那时我只是在心里默默地想。

那件事，对他的刺激太强烈，几十年来，每逢忆起他的童年，总是离不开那盆热绿豆汤情结。

“掌柜的，您的这个棺材多少钱？”

一个瘦小体弱的小男孩，跟他同龄男孩伙伴玩耍，他常常不是对手。但很多女孩很喜欢他，因为他很乖，也不招事，所以女孩们都把他看成小弟弟。他就习以为常地混在一群女孩子中间，过家家、拜姐姐、求人玩、踢毽子、挤老米、捉迷藏……惟独没有男孩子想玩的手枪、汽车、飞机……

五岁那年，他看了武侠小人书，于是就来模仿练习武打。没有人指导他，自己屈伸胳膊收拳出掌。他很羡慕书中飞檐走壁的侠客，有一天，他爬上三五

米高的台子,没有任何准备,铤而走险,往下猛然一跳,一下子小腿骨折,哭着起不来,随后住进了沙滩北大医院。他的童年真是多灾多难。

七岁的王蒙,在放学回家的路上闲逛,并不想马上回家。他害怕父母的吵架。他在西四牌楼的南北大街上,漫无边际地东张西望,忽然闻到一股肉香味儿,原来是一家烤肉店。看到橱窗里摆着的各式烧、烤、熏的美味佳肴,他真想拿起来,吃在口中。但是他没钱,他也不可能向爸爸、妈妈要钱来买。他懂得那是奢望,是可望不可及的。他只能看着,忍着。他再往前走,是一家棺材铺。他实在无聊了,推门走进去,看看这口棺材,又看看那口。店铺的掌柜用惊讶的目光,看着这个小孩子。这时,小小的王蒙开口了:“掌柜的,您的这个棺材多少钱?”“你这小兄弟问这个干什么?还不快回家。”他也觉得没趣儿,赶紧退出来,慢慢腾腾地往家走。这件事,他不想告诉家里的任何一个人。一颗寂寞的心,当他还是个孩童时就形成了。

那时,这位掌柜算是和气的,如果是放在今天,还不拳打脚踢把他赶出门外去!

“活动画”惹来的……

他还算会打发无聊、寂寞的生活。尤其在冬季的中午,遇到天气好,太阳暖洋洋的,大人正在午休,此刻,没有人打扰他,只有一只猫陪伴着他。他坐在房檐窗下的台阶上,看着树枝上的小鸟自由自在地飞来飞去,想如果自己有一双翅膀能飞该多好啊!思绪一下子把他带到想入非非的童话世界里,他可怜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;七个小矮人又是那么神秘……他想啊想,编织了一个又一个五彩缤纷的梦。遐想,自由奔放地想下去,是他的乐趣。

也许这正是他走向文学道路的前奏。自幼他不太喜欢动手,一般男孩喜欢玩的拆卸钟表或修理什么,敲敲打打的他都不太做。他喜欢看书,九岁时,他可以独自去离家最近的太安侯胡同的教育馆内的小图书馆,看一些儿童读物,有时看《小五义》入了迷,天黑了,整个馆内就剩下他一人,直到管理员催促了他才回家。他喜欢思索个什么事,大脑皮层活跃,或许从那个时候起就孕育

着文学细胞吧。

有一件事,对他的触动很大。当我们的儿子山儿三岁时,我在花市书店为儿子选了一本活动的小画册。这本书掀起一页可与另一页拼成新的图形:一会儿头部是火车汽笛,身子是拖拉机,脚部是汽车轮子;再翻一页,脚可能是雪橇,身子是机翼,头部是旗杆。我用这个小画册,可以哄孩子玩半天。一天王蒙发现了它。

“这是哪儿来的?”

“买的。”

“哪儿买的?”

“书店呗!”

我很奇怪,为孩子买了这么一个小画册,很不值钱,当时只不过几毛钱,为什么招来这么多的盘问?

当我看到他那张煞白的脸,不知惹了什么麻烦,这绝不是为花钱的事。我们沉默了片刻,他说:“我小时候,也曾有过这么一本,是我父亲给我买的,羊角,鹿身,马腿,变来变去。那时,由于没有别的玩具,觉得也很好玩儿。”

话说到这儿,并没有听出什么含义。接下去他又说:“这种扭曲,使我想起许多……”

这句话,震惊了我。

多年来,他承受着莫大的灾难,他把这些痛苦深深地埋藏在他的心底。四十余年后,80年代末期,他拿起锋芒毕露的笔,写下了长篇小说——《活动变人形》。

顾名思义,《活动变人形》这部书他写得非常艰难,非常痛苦。

他写下了刻骨铭心的人世间的爱爱仇仇、恩恩怨怨;一群形形色式的苦痛的灵魂,为了爱或恨、为了物质或精神、为了占有或排挤、为了你或我……而不择手段,搅成一团,拼命地相互碾压,在黑夜中呻吟,在睡梦中呐喊。

他揭示了心灵深层的隐痛和强烈的冲击。他无私即无畏,笔下毫不留情,用心里淌着的血完成了这部力作。他别无所求,他热衷追求的是无止境的艺术顶峰和文学的高度。

华老师，你在哪儿？

在“读书无用论”盛行的年代里，我们的孩子都是七岁才入学。王蒙有言夸耀自己了：“我是五岁上的学，同时考上两个学校，我选了北师大附小（现名为西四北四条小学）。”我说：“谁能比得上你，你是神童嘛！”他愣愣地听着并没有什么反应，也觉察不到我在嘲讽他，只顾继续说他自己的话：“才上学的第一学期，只此一学期考了个第三名；其他各学期，回回是第一。小学没毕业，读完五年级，跳级考入中学。”

听说成绩好可以免缴学费，他读书很用功，这样可以为妈妈省下几枚大钞，他以为这样做是最心疼他的妈妈了。他还小，不能去挣钱孝敬他的妈妈，正为自己不能快快长大犯愁呢！如今才一入学就有这样的好机会，他很自信，自认为准能学好。这么小的孩子能这样懂事，他不愧是妈妈的好孩子。

果然，一个学期读下来，他品学兼优，不仅免缴学费，而且经常得到精神上的、物质上的奖励。

王蒙在他的同龄的同学中算是小个子，坐在第一排，头颅显得很大，看上去跟他的身体不太协调。

上课他用心听讲，功课一经老师指点就明白了。他喜欢提问题，喜欢思索，以他的精力和智慧对付课堂上的功课是绰绰有余的。

五岁上学时，他的生活还不会自理。每天上学前，他的姨母（平时称呼她为二姨）都要为他提好裤子，系好鞋带，帮他背上书包。姨母还充当起他的第一任家庭教师：每天给他削好铅笔，整理书本，检查并辅导作业，启发他组词、造句，有时要造很长很长的句子，有时还要绘声绘色地为他拿腔拿调朗读范文，帮助他做作文。当王蒙成为一名作家后曾感慨地说：“二姨是我的第一任文学启蒙教师。”

近年来，王蒙为人家题字时，自愧不是书法家，他自嘲从小没有练好毛笔字，没有很好的功底。在小时候第一次描红模字时，他怎么也拿不好笔，是他的外祖母站在他的背后，像演双簧似的，用那只颤抖的手，把着他的小手，一笔